



国民大饭店 之暗流

汪洁洋 著

是诺亚方舟？还是秘密监狱？遥远、恐怖、未知
人们甚至不敢提及它的名字，因为从来没人能活着回来
讲述那里发生的故事……



非虚构



中国出版集团 | 全国百佳图书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| 出版单位



国民大饭店 之暗流



汪洁洋
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 | 全国百佳图书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| 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民大饭店之暗流 / 汪洁洋著. —北京: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, 2018.7
ISBN 978-7-5162-1869-3

I. ①国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65955 号

图书出品人 / 刘海涛
出版统筹 / 乔先彪
责任编辑 / 梁 惠 庞贺鑫
特约编辑 / 王玉怀

书名 / 国民大饭店之暗流
作者 / 汪洁洋 著

出版·发行 /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地址 /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(100069)
电话 / (010) 63292534 63057714 (营销中心) 63055259 (总编室)
传真 / (010) 63055259
[http: //www.npcpub.com](http://www.npcpub.com)
E-mail: mz fz@npcpub.com
经销 / 新华书店
开本 / 16 开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
印张 / 16.5
字数 / 187 千字
版本 /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刷 /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书号 / ISBN 978-7-5162-1869-3
定价 / 45.00 元
出版声明 /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这段经历，让他的人生从一页纸，丰满成一本书。

——汪浩洋

这是母亲最欣赏的作品
献给这世上我最爱的她
姜淑贤女士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001	第一章 出行
051	第二章 入住
097	第三章 初级课程
135	第四章 中级课程
179	第五章 高级课程
193	第六章 毕业
241	第七章 回顾

第一章 出行



不知这是文明的第几次轮回。从来没有哪个时代，如同这个时代，人与人之间，这样彼此憎恨！

陌生人彼此充满敌意，开车时你争我抢，网络上恶语相加，完全不顾别人感受。不留神的身体触碰，便出言不逊，甚至大打出手。人们见死不救，对别人的痛苦置若罔闻，只求自我安生。

熟悉的人也勾心斗角，见利忘义，互不尊重。契约，视为儿戏，夫妻之间，轻贱道义，甚至父母至亲，为了金钱，也能对簿公堂！

人类甚至对完全不相干者下手，破坏环境，残害动物，随处吸烟吐痰，恣意地在食物里下毒，工厂的废物直接排放到空气、土壤和淡水之中。抢劫、盗窃和诈骗遍布全球，甚至孩子、女人和人体器官，也成了丧心病狂者的交易商品。

人们为什么会彼此仇恨呢？

因为人类从没有这样恶，念，深，重！

这股恶念从上古绵延而至，无法考证来由，却屡禁不止，遗毒至今。

时而外化为惨烈的战争，时而内化为深刻的矛盾，如同巨大旋涡，将越来越多的人类裹挟其中。

从出生开始，纯良的孩子就被告知要在起跑线厮杀，竞争是不二法门，成年人变本加厉，丛林法则主宰一切。这场从出生到死亡的残酷比拼，逼迫人类抛弃信仰，使人类连最基本的道德都开始沦丧！

这是可怕的沦丧，量变产生质变，如同瘟疫，孕育数万年，终于在人类社会中爆发。

有问题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对问题的视而不见。

古者云：疾在腠理，汤熨所及，在肌肤，针石能及，在肠胃，火齐尚及，至骨髓，便无可奈何。

正当人类逐步滑入毁灭的深渊之际，有人在遥远的海岛上建立了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，可恨的人会被抓来，消失在这个叫作“国民大饭店”的地方——

失踪案件不断增多，甚至包括某些大人物和明星，人们开始疯传国民大饭店的存在，可各国政府却矢口否认，严禁媒体传播，甚至成立委员会伪造失踪人员行踪，处理善后事务，平息社会不安定。

不过，人类并不愚蠢，在有识之士的反思和大力倡导下，恶念逐渐抑制，文明逐步提高，因为大家都听说，国民大饭店是地狱一样恐怖的地方，自己千万不要被带走。

毕竟从来没有人能活着回来，向世人描述那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……

数年之后，躲在密林丛生的偏远小镇，准备在茂盛的枫树和浓密的灌木掩护下，就此安度残生的约瑟夫才不过 28 岁，还不敢回忆自己曾经不叫约瑟夫的日子。

那时候他叫杨木，只是普通人，却被一封不期而至的邮件带到了

那个叫国民大饭店的地方，度过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，也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。

这段经历，让他的人生从一页纸，丰满成一本书。

胸口的伤疤在起风的日子还会隐隐作痛，即便在静谧的夜里，在女人温热的怀抱、孩子安宁的鼻息声中，他也会无数次惊醒，时刻警示自己，危险随时会再次逼近——

2

5月，转眼就到了。

为了赶在青年节迎娶名字里带“青”字的女友，本来就瘦削的杨木，腰带眼儿又缩了两格。

必须得在任青青肚子更大之前把婚礼办掉，这是任家下的死命令。

这是应该的，杨木自知理亏，只得耷拉着脑袋听未来岳父数落。

“年轻人真不知道检点！任家有头有脸，先上车后补票成何体统！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我宝贝女儿的婚礼必须风风光光！别人有的，她一样也不能少！”

这一连串的惊叹号像斧子一样砸了过来，电光火石之际杨木无法招架，心里却能体谅理解——女方家是极不乐意这门婚事的，虽然自己是个帅气小伙，但家境实在太差，穷得那叫一个叮当乱响，试问这年头谁愿意自家女儿裸婚呢？如果看脸蛋儿就能吃饱那还好说，不然谁跟了杨木，吃苦受罪必然少不了。

特别是任家，父母都是医生，任爸爸还是医学院院长，家里住着别墅，青青开着豪车——虽然她现在也整天吃饱了闲逛，无所事事地啃指甲，但毕竟是留学“海龟”，家世、学历甩出杨木好几个银河系。

杨木在任家只好低眉顺眼，打骂由人，没办法，自家条件摆在这

里。杨木没有父亲，母亲瘫痪在床，自己呢，偏远小镇上出来，职高没毕业就漂到这个大城市，和几个小青年蜗居在城中村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这么活着。

好在任青青承诺以身相许，杨木每次坐在她的大奔副座，呼吸着真皮座椅散发的神秘味道，也搞不清楚，条件这么好的女的怎么会看上自己？

难道真是看脸？！

裸身站在洗手池前，杨木一遍遍地端详镜中的自己。

你还别说，这小伙儿长相可不白给！

杨木偶尔健身，肌肉虽不多却匀称紧致，一米八九的个子摆在这儿，可以牛哄哄地俯瞰众生了。他浓密的头发不知道让多少油腻大叔眼红牙痒痒，新潮的发型是打工挣来的福利，刘海儿遮住额头。他细长的吊梢眼，高挺的鼻梁骨，樱花般的小嘴巴这么一搭配，当真有几分潘安再世的感觉。

杨木摆了几个小 POSE，又嘟嘴又抛媚眼，顿时恢复自信，鄙夷任家也不过如此。

本来就是嘛！任青青整天自诩人见人爱，杨木窃以为自己才是花见花开，只是不想和她争辩，两人的相识就是最好的佐证。

那天和一群朋友泡吧，邻桌一女的暗送秋波，杨木并不认为她漂亮，只觉得打扮还勉强。对方拎着酒瓶主动搭讪，宵夜之后便随杨木去了他的出租屋——20平方米的小平房，从那晚开始，两天两夜没走出房门。

任青青立马就怀孕了，坚决要生下孩子，拖着犹犹豫豫的杨木去见了家长。为了给富家公主一个让其娘家人满意的婚礼，杨木打肿脸扮王子。

未来岳父母到杨木的出租屋视察过一次，岳父脸色铁青，眼睛里

的机关枪直挺挺地扫射杨木桌上的化妆品和衣柜里花哨的衣服，扯开抽屉正看到散落的避孕套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后脚还没出房门就破口大骂起来——

“一个男的涂脂抹粉，这是正经人吗？一抽屉避孕套还把肚子搞大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！”

好在岳母硬拉扯着，岳父才气鼓鼓地坐上自己的卡宴。岳母回身看着嬉皮笑脸不以为然的女儿说：“你还年轻所以任性，但你记住，路是自己选的，以后不要后悔。”

“我不后悔！”

任青青倔强地翻着眼皮，手指紧紧抠着杨木早已冰冷的手心。

岳母瞟了一眼准女婿俊俏的小模样，叹了口气：“房子我们给你们买了，后面的日子你们好好过……”

3

杨木一边忙着婚礼，一边还牵挂着城郊的那块荒地。

这半个月来，杨木每天都坐地铁到这一带转悠，风雨无阻。为了不给别人留下特别的印象，他费尽心思。

都说大隐隐于市，可把有两条逆天大长腿的杨木扔在人群中，还是难以掩盖他与生俱来的光芒。

不时卖弄的好身材和脸蛋儿，平日里是杨木“俯视苍生”的本钱，此时却成为劣势。杨木深知，不能戴墨镜或用帽子遮脸，故弄玄虚反而会弄巧成拙，更加引人注目。好在穿上平底鞋，背上双肩包就像附近高校的大学生，再哈点腰缩点脖儿，小杨同学勉强也能混迹于人潮。

从地铁的终点站下车，马不停蹄地再走 20 分钟，就会来到这片荒地。

杨木的心“咯噔”一下，如同冰块滑进衬衫，从头到脚打了一长串寒颤。第一次到这里的情景再次浮现，那晚黑灯瞎火，眼前杂草丛生，杨木以为这里人迹罕至，可白天过来却傻眼了——荒地的不远处就是一处在建工地，看这样子，用不了多久这块地就会被铲车翻起来，地下的秘密将重见天日。

怎么办呢？

杨木抠着头皮，那一天就是自己的死期——

因为自己杀了人，尸体就埋在这里！

蹲在荒地不远的小土包上，杨木掏出在地铁站口买的玩具望远镜，像猎狗一样监视着铲车的一举一动。这里是偶然间发现的最佳观察点，既可以一览荒地全貌，又不会轻易被人发现。

书虽然没读几天，可杨木懂法律，自己杀了人，难逃法律审判的那天。但他还是存有一丝侥幸，只要尸体没被挖出来，自己就还是安全的，可以多苟活一天。

杨木终日祈盼那些忙碌的工人偷偷懒，可事与愿违，不知疲惫的铲车不知道给哪位敬业的老板服务，前几天已经开进荒地，渣土车也屁颠屁颠地运来运去，也许很快，一切就将结束……

杨木不是没想过把尸体挖出来另埋别处，可是，可是！杨木捶着脑袋，真是难以启齿啊，自己竟然忘记当初埋尸体的准确地点了！

那天事出突然，杀人是临时起意，尸体又不好搬运，就在死者倒地位置有个天然的小土坑，身子一歪自己趴进去了，杨木扒拉扒拉土，顺势就把他埋了。本想着第二天挖深坑重新埋，可带着折叠铲子过来，却再也找不到那具尸体了！鼯鼠一样没头没脑地挖了几夭，却一无所获。

杨木暗骂自己，难道我真一事无成，杀个人都搞砸吗？

当时那个男人确实死了，杨木可以按确认键。尸体是绝对不会

从土里跳出来跑掉的，杨木也深信不疑。而且荒地风平浪静，没有警车来过的迹象，这段时间又逢旱季，一滴雨也没下，没有被洪水冲走的可能。

那尸体怎么会不翼而飞呢？

也许是老天爷要亡我？！杨木只能听天由命。

4

怀孕只三个月，任青青就胖得没法见人了，肚子比六个月的还大，走路都踉跄。

杨木一路小跑伺候着，整天陪着笑脸。只是在背后偷看未婚妻浑圆的腰身，不由脑补出一部动画片的名字。等满脸的暗沉和痘印彻底暴露之后，杨木已经不敢直视她的脸，只把目光放在她的肚子上。好在任青青此时再无男女之事要求，杨木暗舒一口气。

怀孕的女人是最美的！

杨木反复自己催眠，而且，肚子才是他的希望，因为那里面有他的孩子，牺牲一切也值得的孩子！

任青青只吃进口水果，岳母千叮咛万嘱咐准女婿，说她只要吃国产的就会消化不良，上吐下泻，搞不好还会送医院急诊。

杨木还没弄清楚这是哪门子怪病，需要什么方子治疗，任青青又宣布怀孕之后只吃某国进口的樱桃，必须用特定牌子的进口矿泉水洗干净，每天两斤，说是这样才能长胎不长肉。

杨木得懿旨，每天从荒地回来就颠颠跑去水果批发市场，钱包并不丰盈的他只能趁别人挑过买剩的水果开始降价才敢出手，搞得任青青常常不满意，嫌弃果子个头儿小，味道也不新鲜，嘴巴撅得比二郎腿还高。

即便如此，任青青的樱桃还是把杨木吃成月光族，自己只能吃泡面嚼榨菜。

未婚妻忙着安胎，杨木独自筹备婚礼。

好不容易换着地铁倒着公交买回喜糖、喜帖，预订了酒席之后，岳父视察一番又发飙了——如果是这么寒酸的婚礼就不要办了，我可丢不起这人！

任青青又哭了一鼻子，往死了捶肚子，杨木急火攻心牙龈都肿得老高。好在兄弟明子江湖救急，介绍了一家不错的婚庆公司，给打了不少折扣。杨木硬着头皮上门安抚，重新上交婚礼方案，岳父才勉强收回成命。

费用虽然打了折，看到婚礼预算杨木还是冷汗直流，但一想到任家如同办丧事的脸色和任青青越来越大的肚子，便咬牙签下合同。

不久任家买的房子也交付了，装修和家具的钱再不肯出，任青青躺在床上嚼樱桃摸肚子，一边晃着腿斜眼瞅着杨木，杨木又全部答应下来。

一切为了孩子！

杨木给自己打气，也实实在在地拼了命——

杨木费了好大劲儿才甩掉攀在身上的阿敏，阿敏死活不肯，手臂还紧紧箍着他的脖子，依然哭着喊着威胁，他走了，她就死！

“别闹了……”

杨木捡起被女人扔在地上的枕头，掸掸浮灰，摆回床上。

“你就这么无情？转身就走？”阿敏光着身子，脸上的妆全花了，露出40多岁女人应有的模样。

“还要赶回去上晚班，迟到了要被罚款。”杨木蹬上裤子，瞄了一眼手机，还有五分钟闹钟就会响。

“罚款……”阿敏赶快去翻钱包，“罚多少我出，你不准走！”

“这怎么行！这份工作找得很辛苦，我得好好做。”

“我们之间就是交易吗？”阿敏哀怨地看着已经开始穿鞋的杨木。

“这就是你的一厢情愿。”杨木脱口而出，有些后悔，话重了。

“我一厢情愿，那你所说的那些甜言蜜语呢？！”阿敏厉声质问杨木，一跃而起又钳住他的脖子，“今天不说清楚，绝对不让你走！”

“放开我！”杨木再次推开阿敏，小声吼道，“别纠缠了，我又不欠你。”

“可你害得我离婚了呀！”杨木走进洗手间，阿敏追进来，一丝不挂却还不依不饶，“我全心全意爱你，你应该知道！”

杨木实在无可奈何，忙不迭地作起揖来：“阿敏阿姨，阿敏奶奶，行行好，咱俩年纪相差太大，我妈年龄都比你小。你是店里的客人，我们只是朋友，我都劝了你很多次，你何必一定要离婚呢？”

阿敏一声尖叫，扑上来就打杨木，杨木怕她在洗手间滑倒，扶着她的手臂任她厮打了半天，见她确实伤心，只好央求道：“真别闹了，求你放过我，你再去店里挑一挑，有喜欢的衣服，我送你两件，行不行？”

杨木趁阿敏发愣，夺门而出，还没走进地铁，手机又响了——

“木木，怎么不回电话？”这女人懒洋洋的，“来，我一个人在家，明天同学聚会，帮我搭搭衣服”。

杨木满心厌恶，但语气还是毕恭毕敬地：“春姐，今天实在不行，这几天换季，店里活儿多，而且晚上还得陪女朋友。”

电话那头的女人从牙缝里挤出一丝冷笑：“哟，听说你要结婚了，看来真得恭喜了！哪天安排我和她见见面，我给你把把关，或者还能分享一点关于你的床上经验呢！”

“你可别乱来，她现在怀了我的孩子！”杨木急了。

“那你马上过来！我命令你，马上！”

杨木一个人回到刚用廉价贴纸和假花装饰过的出租屋，为了迎接岳父母的到来，房间里还游荡着粉刷墙壁的石灰和油漆的味道。这味道很有后劲，吸到喉咙里，有种诡异的甜。

不想再洗澡了，浑身酸软无力，特别是小腿，不由自主地微微抖动，杨木钻进被窝，把头紧紧蒙上，热乎乎的眼泪已流了下来。

男人不是不能哭，小男人可以在街上嚎，大男人只好在被窝里哭。

杨木今天在街上和被窝里都哭过了。

爽约任青青，她大发雷霆，一会儿要割腕，一会儿要流产，杨木被逼无奈，只能按照她的要求，跪在人来人往的马路上，直播道歉视频，播着播着，眼泪就真的流了下来。

阿敏打了上百个电话，杨木不堪其扰，烦闷不已。半路被春姐截走，店长也发了脾气，还扣了一千块绩效。春姐更是把他大腿内侧掐得青紫，她越掐越来劲，杨木只能把头深深埋进枕头里。

皮肉的痛苦杨木都能忍受，但春姐讲的那些难听话，让杨木很受伤——

是的，打工之际杨木结识了几位中年大妈，偶尔迎合，这是事实。但谁想做这样的事情呢？我杨木绝不是好吃懒做之徒，更没有一次主动为之，只是不会拒绝。

没有学历的乡下年轻人进城能做点啥，送快递？端盘子？迎宾？房产中介？卖保险？当保安？搞装修？进工地？说实话，为了生存，这些工作自己哪样没做过呢？！

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愿望，身处社会底层，即便一根稻草，杨木也得死死抓住。

因为外形帅气，杨木偶尔走走秀，但在车展上当模特的好事也不

是天天有，就算偶尔有一单，也被层层盘剥。

说到春姐，杨木痛不欲生，死命捶打自己的胸骨——

这个女人，是一辈子的梦魇！

春姐算是杨木的“恩人”，在他刚到这个城市身无分文时，介绍了第一份工作——小超市拍了几张海报。从这 100 块劳务费开始，杨木得以在这个城市苟活。

杨木牢记一饭之恩，发誓一辈子报答春姐，单身多年的春姐也就此“躺上”功劳簿。所以，在她有意无意地暗示下，杨木屈从了，把第一次奉献出来，那时他只有 17 岁，比春姐的儿子还小两岁。

生活中的春姐的确像位好姐姐，快人快语，仗义豪爽，不一会儿的工夫就张罗一大桌子饭菜。可在床上，她却是个令杨木极度厌恶的女人，那松垮的肉体，不新鲜的口气和纵欲时扭曲的五官，让杨木绝望透顶。杨木逃无可逃，只企盼着赶快结束，可春姐把握每一次宝贵的机会拼命榨取他的精华，直至杨木疲惫至极。

杨木不会反抗春姐，甚至随叫随到，因为他认定要知恩图报。

无数次杨木想到死，哭了不知多少回，终于破罐子破摔。

也许冥冥中对人生还有期待，杨木从不透露真名，一直以“木木”自居。

去年，朋友介绍杨木到一家高档女装店做导购员，收入平稳却不高，依然居无定所。大城市房价畸高，实在难以承受，更重要的是，杨木总感觉自己不属于这儿，只希望多赚点儿钱，早点儿逃离。

女装店又是女顾客扎堆，店长也搞起 KPI 考核，硬逼着导购员与顾客加微信，交朋友，挖空心思卖衣服，就这样，杨木又结识阿敏之流，不得不周旋其中。

这种状况下还谈梦想无疑荒诞可笑，可杨木就是不甘心。他咬着